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請大家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卷上第十四頁第一面，我們從倒數第二行當中這句看起：

「凡欲飲用。須先觀察。無蟲方用。有即密絹濾之。囊中之蟲。徐傾淨器。持還取水本處。而輕放之。不可懸棄。令蟲悶死。」我們今天從這段看起。我們上一段講到兩個比丘的公案。這一段主要是喝水這方面的，在古時候喝水，你沒有用一個布去過濾，往往這個水裡面小蟲很多，一口水喝下去，恐怕不曉得有多少蟲被我們活活的吃下去，這個有傷慈悲心，也是殺生。所以，「凡欲飲用」，都需要先觀察，「無蟲方用」，你要先看。當然我們現在看也只能限於我們肉眼，我們現在肉眼看沒有，這樣為一個標準。如果你用天眼去看，空氣都有眾生，這個就不在我們凡夫肉眼範圍裡面。這裡就是先觀察我們肉眼能看得到的，肉眼看不到的就沒辦法，這一點必須要明白。

上面我們講的公案，兩個比丘在路途當中口渴，路旁有一池水，蟲很多，小的比丘喝了，去見到世尊；大的比丘堅持持戒，不喝，渴死了。等到小比丘見世尊，就被世尊責備，世尊早就知道這個事情，說你沒有依教奉行，沒有持戒，你來見我，「去吾千里」，千里就是相當遙遠的路程，你雖然活著來見我，但是你的心跟我的心咫尺天涯。雖然見面，但是你不能依教奉行，所以你見我等於沒見一樣。這個大比丘他雖然渴死了，但是他已經先來見我，他已經生到天道去，比你快，他比你更早見到我。這個公案也是告訴我們，能夠依教奉行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不能依教奉行，只是要去見佛，見到佛，佛教他的他又不能依教奉行，這樣見了也得不到什麼利

益，因為跟佛心不一樣。

從這個公案我們也可以回歸到我們現前，我們周邊這些方面。我們很多同修，第一個就是在修學的態度上，我們必定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。過去有很多人想要親近老和尚。親近，什麼叫親近，是不是一天到晚跟在他身邊就是親近？最親近，都靠在一起，很親近。這個也未必然也，我們套用《了凡四訓》中峰禪師的話，「未必然也」，不一定。一生當中沒有跟老和尚見過面的，他們都不能親近嗎？這個也未必然也。為什麼？我們把這個親近沒有搞清楚。所謂親近，就是對於他教學的理念能不能理解，理解之後我們能不能去落實、去做。老和尚講的經很多，你真的聽懂一句就去做那一句，確確實實這樣去修，譬如說他教我們在境界上練心，練這個心，喜歡的不起貪心，不喜歡的不起瞋恚，我們有沒有聽懂？這是第一個。聽懂了，實際上在境界來的時候有沒有這樣去修？如果你這樣修就是親近老和尚。雖然距離很遠，在十萬億佛國土以外還是親近，還是沒有距離。如果你不這樣修，你一天到晚跟在他身邊，跟在他身邊的很多，不這樣修，就是像我們前面講的公案一樣，去吾千里，你們雖然來見我，但是距離我很遙遠，你不能依教奉行。

我在佛門裡面混了幾十年，看的事情、看的人也比較多，形形色色的很多種，有真學的，有不是真學的，有的人他只是想湊湊熱鬧，去沾沾光，就是這樣，他並不是想真正學這個東西，他沒有真想學。上次牡丹江有個同修，他說要去看蔡老師。我說你來中心只是想來看蔡老師？他為什麼去看蔡老師？去看蔡老師有兩種，一種是慕名而來的，因為蔡老師經過老和尚的肯定、讚歎，他現在水漲船高，他現在有了知名度，大家仰慕來了，跟他拍個照，我跟蔡老師拍過照片，他是這樣去的，這是一種。另外一種人，他對拍照片不重要，他真正要求學的，要去學習的。大家都知道蔡老師講《弟

子規》，我說親近蔡老師，你要親近什麼？你不學《弟子規》，只是想去看蔡老師，這個意義就不大。就是去看，拍個照片，然後握握手，吃個飯就回來，回來就沒事，這樣的人也不在少數。有些人他也想去學，他也想去學《弟子規》，他為什麼想學《弟子規》？也想像蔡老師這樣，以後可以出名。這樣來學是為了名利來的，學一學將來被人家恭敬供養，為名利來的。

另外一種，真的發現自己真的很不會做人，到處做錯事情，真的要學習、要改進，真正為了學習聖賢的教育，不為名、不為利這樣的學，那是真正要改正自己的過失、毛病。自己不知道，看看人家怎麼修，去向人家學習、請教，要改自己。如果你能夠這樣修，現在光碟這麼多，蔡老師的光碟很多，你要這樣去修，雖然沒有見面，已經心都相應，心一樣。我們這個心，我們讀了佛經都知道，盡虛空遍法界沒有距離，心上沒有時空，沒有時間、沒有空間，沒有時間就是沒有先後，沒有空間就是沒有距離，就相應。如果我們不落實《弟子規》，我們去看蔡老師，蔡老師說，你雖然來見我，去吾千里，是不是這樣？跟那個意思一樣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修學是修改我們自己的毛病、習氣。學習《弟子規》它是一個基礎，儒家修學的基礎，這個非常重要。學習一定要學，不學我們自己做錯事情也不知道是錯，不知道，往往認為我們自己做的是對的，實際上是不對的。我們沒有學習佛菩薩、聖賢的教誨，一切我們錯了不知道，錯在哪裡也不知道，現在非常普遍。這段公案也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示，說明持戒的重要。有戒存在這個世間佛法就存在，沒有戒佛法也就沒有。就像儒家一樣，儒家如果不講禮，儒也沒有，你不講禮，禮就等於像佛門的戒一樣。我們也可以說，佛門的戒是出世間的禮，儒家的禮是世間的戒，世間善法、世間聖賢的一個基礎。我們從這個地方來體會，我們學習才會不斷的提升。

這裡是告訴我們飲用這個水要先觀察，「無蟲方用」，沒有蟲我們才喝。這樁事情對我們現代人來講已經很方便，因為古時候沒有自來水、沒有礦泉水，現在我們幾乎，除非很鄉下、很山上，他還在喝外面天然的池水。不過現在也有很多喝山水，像我們台北雙溪道場喝的都是山泉水，東天目山也喝山泉，山泉水大部分都會過濾，不知道你們山上有沒有一個水塔過濾？一般都是有石子、沙、木炭還有明礬這一類的，有三、四層這樣過濾，過濾上面有蟲的那一層牠一定會浮在上面，不至於喝到。如果我們看那個水很清，看不到蟲，也可以喝。這是用我們肉眼的標準，超過我們肉眼的那就沒辦法。如果你看到有細蟲在，就要用「密絹」，絹是絲織品的布，那邊有，它質料很薄，但是很堅韌的絲織品。質料很薄，很堅韌，不容易破，叫絹。「濾之」就是過濾，把那個蟲濾起來。「囊中之蟲，徐傾淨器」，徐傾就是輕輕的、慢慢的，把牠倒在一個乾淨的器具裡面，譬如說碗或者什麼的，「持還取水本處」。你先把這個過濾之後，然後再去取水，或者過濾之後的水留在一個罐子裡面，下面過濾過的水就沒有蟲，那個就可以喝。這是古時候，特別出遠門，古時候都是走路，大部分出外旅行這是必備的必須品，過濾，另外一方面，也像現在人講的衛生。這個蟲過濾之後你要把牠輕放，不可以把牠包起來吊在上面，牠會悶死，「不可懸棄，令蟲悶死」。

下面舉出《正法念處經》，「《正法念經》云。經宿之水。若不細觀。恐生細蟲。若不漉濾。不飲不用。是名細持不殺戒。」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是指《正法念處經》的。這個漉，「若不漉濾」，漉也是過濾的意思，把它濾清淨。古時候的讀音，漉，這邊有，漉是過濾。這是舉出三國時候曹植的七步詩裡面，這個自己看一下，「煮豆持作羹，漉鼓以為汁」。這是過濾，把它濾清淨。古時

候做菜、羹，或者是這些吃的東西，常常用絲織品的布來過濾。「經宿之水」，就是經過一個晚上，譬如說你今天去舀的水放一個晚上，你舀的時候它沒有蟲，但是你放了一個晚上，你要再看看，可能經過一個晚上它就有蟲。所以經宿之水，「若不細觀，恐生細蟲」，因為水裡面很容易生蟲，經過一宿，一宿就是一個晚上，經過一個晚上，如果你不詳細去觀察，恐怕它又生小蟲子。「若不漉濾，不飲不用」，如果你不把它過濾乾淨，這個水就不能飲、不能用，不能喝的。「是名細持不殺戒」，不殺戒這個叫細持，就是持到很微細，連細小的蟲都不能夠去傷害牠，這是講到很微細的，細持，很微細。所以不殺生從粗的，從殺人一直到細小的蟲都不能殺，從粗到細。

下面舉出《儀則經》，《儀則經》這部經裡面講，「乃至草木上。塗壇牛糞中。如是受用時。救護於含識。或彼床座內。田地糞土中。一一仔細觀。是名出家行。」到這裡這一段是《儀則經》講的，《儀則經》講到「乃至草木上」，草木當然也會有蟲，特別在草皮上面。在這裡我好像很少看到螞蟻，好像廬江這裡沒有看過螞蟻，螞蟻在澳洲非常多，那個草皮都是螞蟻。但是澳洲開車有時候停車都是在草皮上，像我們學會裡面也是車一繞，我看這個一下去。我有一次就請問老和尚說：師父，我們一部車這樣下來，不知道壓死多少螞蟻。師父說：我們要事先跟牠講，牠不走我們也沒辦法。你一趟車這樣輾過去，那螞蟻很多。所以要持到很清淨不容易，要持到很清淨只有下來走路，走路又要不踏生草。《楞嚴經》講「清淨比丘不踏生草」，除非沒有路，不然草皮不能踏上去。這是要持得很清淨也是很不容易，但是我們總是要盡量。

「塗壇牛糞中」，塗壇，有一些壇好像泥土去塗的，有一些牛糞，我二〇〇三年到西藏，我不知道牛糞可以做牆，他們跟我講那

個牆都是牛糞去給它疊起來的。而且牛糞還可以去燒火，因為牛都吃草，牠排出來的那些糞便經過牠胃的消化，它質量是草，所以也不臭。所以西藏人都用那個煮飯，還有我看他們牆都用牛糞疊的，當然牛糞當中它也會生蟲。以前我小時候，水牛是耕田的，黃牛是拉車的，牛車後面趕車的人就拿個鏟子，隨地牛在路上大便，他把它鏟起來放在車上，小時候我常常看。牛糞我們常常看到這裡一坨、那裡一坨，有時候看到爬滿蒼蠅什麼的，都有一些蟲。所以你在使用當中都要留意，就是避免去傷害到這些蟲。「如是受用時，救護於含識」，我們要享受、要使用這個時候，都要想到去救護這些有生命的小動物，都要想到這個。「或彼床座內，田地糞土中，一一仔細觀，是名出家行」。或彼床座就是我們睡的床，我們坐的椅子，你到田地或者糞土，上廁所等等，這些都會有蟲，一一仔細觀，就是避免去傷害這些小動物，能夠這樣來修，是名出家行。

下面講，「若人以拳棒土石及磚瓦。打擲禽獸等。亦得犯戒罪」。這個事情我也幹過，以前被那個狗，有些狗很凶，要咬人，一直吠，我就會拿石頭。因為以前我聽人家講，狗最怕人家打牠的鼻子，牠追我，我就撿石頭對準牠的鼻子丟過去。這個事情我也幹過，這個也要向大家懺悔，發露懺悔。以前小時候也滿調皮，狗很凶，有時候亂叫，就想要修理牠，就拿石頭打牠的鼻子。狗最怕人家打鼻子，一打下去，再凶的狗都不敢叫。我們學佛之後知道這個也是犯戒，以前都幹過這個事情。「打擲禽獸」，除了禽獸，飛禽，飛禽我們以前小時候是用橡皮筋，用一個樹枝開叉的，上面綁一根橡皮筋，石頭就包在那裡，這樣一拉，彈弓，就往樹上一彈，彈飛鳥、飛禽，這個以前我也幹過。以前鄉下就是玩這些，就是這樣打上去，看誰的技術比較好、打得準，就包石頭然後彈上去，就是打飛禽。禽是飛的，牠有翅膀的；獸就是走獸，在地上爬的，像狗、

貓、野獸這一類的。用拳棒土石及磚瓦打擲，用打的、用丟的，擲就是用丟的，像我丟狗就是用丟的，石頭拿起來往牠的鼻子一丟，「亦得犯戒罪」。所以現在我們受這個戒，狗咬我們也要讓牠咬，不能丟牠。

下面講，「覆燈者。謂用紗羅絹紙等覆蓋。以護諸蟲蛾也。」覆燈就是用個燈罩把它蓋住。古時候有點油燈，我小時候還沒有什麼電燈，電燈是比較有錢的人裝的，那個電燈也不是很亮，不像現在這麼亮。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家就是點蠟燭跟油燈，油燈就掛在牆壁，一個油燈，油燈都會冒煙，油燈的火是往上衝，或者點蠟燭，蠟燭的火也是往上衝。以前天一暗都是靠這個燈，那時候電燈還不是很普遍，所以都靠點這個燈。以前都是燒灶，我小時候曾經看過我母親炒菜，跑去旁邊看她炒菜，就看我母親點一根蠟燭放在鍋子旁邊。有一次她正在炒菜，風一吹把蠟燭吹到鍋裡面去，整個都看不到。這是古時候，在古人他們都是用一個燈罩，為了避免飛蛾、蟲蛾，因為蟲蛾牠看到燈牠就飛過去。像現在晚上，你看燈一點，蟲牠一直飛到亮的地方，牠就往那邊飛。現在這個電燈就不會燒死牠，蠟燭的火跟油燈的火，牠一飛過去就馬上被燒死。所以要用個罩子把它覆蓋著，牠來，譬如說有這個罩子在，牠飛過來會在外面，不會被燒死。所以用紗羅絹紙或者用紗布這種罩子，它那個光線還是可以透出來，或者用紙，就像燈籠一樣。以前晚上都是要提燈籠，後來提燈籠變成元宵節的一個活動，燈籠外面它就是用紙。小時候元宵節，我們都是元宵節到了，大家去提燈籠，提的過程，裡面是一根蠟燭，不小心燈籠就被燒掉，那是用紙做的。用這個來覆蓋，「以護諸蟲蛾也」，就是保護這些蟲蛾、飛蛾，牠飛過來不會被燒死，這也是慈悲心的一個表現。

下面講，「畜謂畜養。貓與狸皆是捕鼠之獸。慈悲之道是菩薩

利生之大道。以慈能與樂。故不令饑凍等。悲能拔苦。故瀘水覆燈。不畜貓狸等。微類尚然者。謂虱蟲蛾等。猶尚愛護如是。則其飛禽走獸大者。不殺可知矣。」畜這個字在這裡就不念畜（音促），要念畜（音蓄），畜養，這是破音字。這個字是破音字，看用在哪個地方，它的讀音不一樣，意思就不一樣。蓄就有儲存的意思，好像說我們錢儲蓄，你不能念儲畜。畜是指畜生、畜生道，你講畜生要念畜（音促），講養要講畜養（音蓄），這個破音字一定要知道。昨天我跟大家誦《地藏經》，大家還是習慣念白，我上次也跟大家報告過，那個是破音字，白是指顏色才講白，下對上講話叫白（音伯），下次要這麼念。像我們念《彌陀經》，「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」，那個就要念白，就不能念伯，那是指顏色，那個念白。講白（音伯）佛言，不是白佛言，跟佛講話變顏色去了。

講畜養，「貓與狸」，畜養就是說你養動物。以前我們家也養過貓。狸是狐狸這一類的，狐狸牠也是捕鼠的。但是我在澳洲布里斯本去過一個同修家，他們買一塊地，家裡有養雞，我那天去他家，他說悟道法師，我們家的雞昨天又被狐狸吃了一隻。帶我去看，真的被狐狸咬死了。我說這邊有狐狸嗎？他說有，狐狸都來抓雞去吃。狸牠也會捕捉老鼠，跟貓一樣。貓狸，貓跟狸很接近，狸貓，接近，同一科的、同一類的。大家有沒有聽過狸貓換太子？宋朝的公案，包公案。這都是捕捉老鼠的野獸。以前我們家有，大家幾乎鄉下都養貓，因為老鼠很多，養貓來抓老鼠。貓晚餐就不可以給牠吃飯，只能吃中餐，晚餐給牠吃牠就懶得動，牠就不去抓老鼠；晚上牠沒得吃，牠只好去工作，去抓老鼠。

我們受菩薩戒的人，其實受五戒的人就不可以養，貓就不可以養。現在有一些貓，像莊嚴的媳婦很喜歡貓，那個貓我看是不會抓



老鼠，大概會跟她耍脾氣。貓也有脾氣，不能寵。還有高雄淨宗學會的簡居士，他養一隻哈巴狗，這麼小的，抱在懷裡，她寵得很厲害。跟小孩子一樣不能寵的，跑到桌上小便、大便，講牠一句不好的話牠知道，牠就發脾氣，動物也不能寵。澳洲淨宗學會前副會長林副會長，他的公司在台灣，澳洲他有家，他在大陸蘇州那邊有工廠。有一次我到他家去，他家就喜歡貓，那個貓這麼大，養得肥肥胖胖的，金絲貓，那個我看是不會抓老鼠。不過我們受了戒還是不要養，雖然寵物牠不會去傷害其他的動物，但是最好不要養，受了菩薩戒就不養這些。養這些你要能教牠《弟子規》才可以，教牠學《弟子規》，不然牠跟小孩子一樣發脾氣，一點不順心，講牠一句不好聽的，牠就不高興。動物都有靈性的，還是要教牠的。

所以有一些動物，你教得好，牠還能往生淨土。像善果林的公雞往生，是有個同修教牠念阿彌陀佛，他用台語念的：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；然後雞就叫阿彌陀佛，一群雞就跟著念。那個老師就專門度那些雞的，他每個星期都是跟那些雞念佛，然後有一隻公雞真的是往生了。往生之後還把牠裝在紙箱裡面，剛好打佛七，放在念佛堂助念三天，那隻公雞實在福報太大了。然後他們說：悟道法師，這隻公雞都不臭（因為禽獸牠都有個味道），不臭，我拿給你聞看看。我說：不要，我不用聞，你們聞就好了。他說：真的，他硬要拿來給我聞。那隻公雞身體柔軟，都不僵硬，瑞相很好。然後我不聞，就拿到我面前來非得要我聞一下不可，「你聞看看，真的一點味道都沒有」。我給牠聞一聞，真的完全沒味道，放三天了也不臭，真的往生了。所以可以幫助這些動物，給牠念佛。像諦閑老法師以前在頭陀寺，頭陀寺我沒有去過，現在不曉得還有沒有。寧波觀宗寺我去過，去年我去過一次，它那邊就有一隻公雞往生。善果林我看過一隻公雞，真的往生了，瑞相非常好，一點味道都沒有，

所以我還請佛教衛星幫我拍下來。

對於這些禽獸慈悲之道，我們一方面不傷害，一方面放念佛機給牠聽也是很好。有一次我在台北被老鼠吵得受不了，從圖書館就被吵，牠在開運動會。那時候我還要做香燈，還要整理花、加水，老鼠花給我吃得整個佛桌亂七八糟沒關係，牠還在那邊給我撒小便，臭得要命。後來悟忍師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後來她說，有一個插花的葉老師，她有一天就去罵那些老鼠，「這個花是要供佛的，你們怎麼可以把它吃掉」，罵那些老鼠。悟忍師那時候還沒有出家，聽到了，她就發了一個慈悲心，她就跟老和尚講，她說她發心代替那些老鼠皈依，老和尚答應了，我去做維那，她就代替老鼠在佛前舉行皈依的儀式。說也奇怪，從那次以後那個鼠患就沒有了，不然以前跟我大師兄被老鼠吵得整個晚上我們都不能睡覺，就在天花板上，我們睡覺，牠在開運動會，牠在辦奧運。然後跟我師兄，他說道師，這些老鼠我們給牠驅逐出境，吵得我們受不了。有一次老和尚講經講完下來，就有一隻老鼠跑出來被我們逮到了。我跟師兄不約而同，他拿臉盆、我拿水桶蓋著，一蓋沒有蓋到，那老鼠又跑又跳，我們再跑過去再蓋又沒有蓋到，後來那隻老鼠跳到馬桶裡面，好，這次你跑不掉，就被我們逮到了。逮到之後跟我師兄商量，現在嫌犯已經抓到了，怎麼處理，我說你也不能殺死牠，我們現在不能殺生。他說不能殺生就放生。我說到哪裡放？把牠抓到山上去，驅逐邊境，到山上去放。

最近好像三、四年前，我們台北信義路新的道場也是老鼠一大堆，晚上牠就是在開運動會，還有把我們音響的線都咬斷。牠知道我們不會抓牠，牠就很囂張，在我的面前這樣跑來跑去，好像沒有我的存在，我說太囂張了！後來我說好，我就買一個抓老鼠的機關，一個籠子，裡面放個東西，牠一進去就關起來。有一次被我逮到

一隻，那隻老鼠不是很大，冬天的時候，抓到了。抓到了，我說天氣這麼冷，把牠放出去可能會被凍死，明天早上太陽出來比較暖和再把牠放出去，不然放出去萬一凍死也不好。當時我也是存了一念慈悲心，雖然把你逮到了，讓你稍微不自由，我說好，今天晚上我就讓你聽佛號。我就拿一個念佛機放在那邊，「平常你都不聽佛號、不念佛，才會去做老鼠」，放個念佛機放在那邊，「今天晚上就讓你念佛念一個晚上」。結果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牠往生了，真的往生了，但是很安詳，牠趴在那裡，很安詳的往生了。我說奇怪，一個晚上沒吃也不至於餓死。牠真的就往生了，我看牠往生的瑞相還不錯。後來我心裡也很難過，早知道昨天晚上就把牠放出去。後來有同修跟我講，我說放出去怕凍死，他說你錯了，動物牠會自己去找保暖的，你放出去牠自己會去想辦法。不過我沒有把牠放出去也好，我想牠一定超生了，因為牠這樣亂跑牠都不念佛，把牠關在那裡牠只好聽佛號，給牠聽一個晚上的佛號牠竟然往生了，牠在那裡很安詳就往生了，瑞相很好。所以以後有抓到，也可以讓牠聽佛號，沒有死再放出去，不然就讓牠打個佛七再放出去，希望牠脫離老鼠身，能夠超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貓狸都是捕鼠之獸。「慈悲之道是菩薩利生之大道」，菩薩利益眾生就是慈悲。「以慈能與樂」，慈就是給予眾生安樂。「故不令饑凍等」，不讓他受餓受凍，這是給他安樂。「悲能拔苦」，悲就是拔除他的痛苦，讓他解除痛苦就是悲。所以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。「故濾水覆燈，不畜貓狸等」，因為是慈悲之道，所以喝水要過濾，點燈要用罩子蓋著，不要讓飛蛾被燒死，不要養貓狸去傷害其他的動物，這些都是菩薩利生慈悲之道。「微類尚然」，微類就是說我們對那些最小的小蟲，都是這樣的慈悲心來愛護牠、保護牠、不傷害牠，對微細的尚且如此去愛護牠。微類就是像「虱蟲蛾等

，猶尚愛護如是」，像對這些小蟲、小動物尚且都愛護。其他的，「則其飛禽走獸大者，不殺可知矣」，大的當然你不去殺害他，我們就可以知道。

【今人不能如是行慈。復加傷害可乎。】

這是蓮池大師的《要略》。『今人』就是蓮池大師指當時的人，今天是指我們現前這個時代的人，不能夠這樣來實行慈悲之道，而復加以傷害，這樣可以嗎？『可乎』就是這樣可以嗎？這個話的意思是這樣。你不能如是行慈就已經沒有慈悲心，再加以傷害，那就更不慈悲。

下面《增註》講，我把它念下去，「謂既不能行瀘水覆燈之慈行。而更加傷害彼命可乎。可乎是反徵之辭」，反徵就是反問，這樣可以嗎？意思是說這樣做可以嗎？這樣做對嗎？是反徵，是徵問，反過來問的言辭，這樣可以嗎？「既不能行瀘水覆燈之慈行」，瀘水覆燈這個慈悲之行現在人都不能這樣去做，而更加去傷害牠的生命，這樣可以嗎？這段話到這裡是一個段落，這是講慈悲護生之道。護生現在做法也很多種，我們戒律上都有開遮持犯，這些都要學習。不學習，有時候不明理，真的是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。所以這個當中我們都要進一步去學習。像以前李老師，台中蓮社有人賣烏龜，有人去抓烏龜，把牠抓到蓮社，就要在蓮社前面表演殺烏龜，刀子拿出來要殺烏龜。蓮友看到，當然我們學佛的人，趕快把牠買下來放生，買了以後就放了。第一天抓一隻來，第二天抓兩隻來，後來李老師說不要買了，要殺就讓他殺。大家都去請問李老師，為什麼第一天買，第二天不買？李老師說他是故意的，他知道你們學佛的人慈悲，要買，所以他就拼命去抓，你今天給他買兩隻，他明天可能抓四隻，他愈抓就愈多，這樣放生就不對。所以我們放生，最理想就是到市場不定時、不定點去買，那是最如法的。有

關這些方面，有很多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，我們這些年有一些經驗可以提供給大家分享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